

目 录

前 言.....	1
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和他的名著 《普通语言学教程》.....	1
法国语言学家梅耶和他的业绩.....	14
丹麦语言学家汤姆森.....	28
维尔纳和“维尔纳定律”.....	34
叶斯泊森的生平和业绩.....	39
法国语言学家房德里耶斯和他的 杰作《语言》.....	47
马赛尔·柯恩和他的著作.....	55
马迪内和他的《普通语言学纲要》.....	63
哈里斯和他的分布语言学.....	78
乔姆斯基和他的转换生成语法.....	85
博杜恩·德·库尔特内和音位学及其他.....	98
谢尔巴的生平和他对语言学研究 所作的贡献.....	108
特鲁别茨科依和他对音位学的贡献.....	122
雅各布逊和他对语言学研究的贡献.....	135

赵元任的生平和他对我国语言学	
现代化所作的贡献·····	149
罗常培对我国音韵学的研究整理及其他·····	166
李方桂和我国历史比较语言学的	
建立和发展·····	172
王力和我国语言学的建立和发展·····	179

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和他的 名著《普通语言学教程》

瑞士语言学家费尔迪南·德·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是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西欧一位最有名、影响最大的语言学家。他1857年出生于瑞士日内瓦。他的祖先原来是法国人，但早已入了瑞士籍。他中学毕业后只于1875—1876年在日内瓦大学念了一年书，就转学到德国莱比锡大学去专攻语言学。那时正是“青年语法学派”（又称“新语法学派”）建立的初期。他跟这一学派的巨头勃鲁格曼（Karl Brugmann）、奥斯脱霍夫（Hermann Osthoff）、德尔勃吕克（D. Delbrück）和保罗（H. Paul）等都很要好，过从甚密，共同从事印欧系语言的历史比较研究工作。1879年又转学到柏林大学。就在这一年发表了他那篇著名的著作《论印欧系语言元音的原始系统》（Mémoire sur le système primitif des voyelles dans les langues indo-européennes），在理论上解决了印欧系语言元音原始系统中一个疑难问题。那年他只有二十一岁，引

起了欧洲语言学界的很大注意。1880年再回莱比锡大学考博士学位。1881年至1891年在法国巴黎高等研究学院（l'École des Hautes Études de Paris）任教。在这十年间，他除了一些读书笔记和札记之类的文章以外，没有发表过什么重要的著作；可是当时法国的社会学学说和在欧洲学术界掀起的一股“格士塔心理学”（Gestalt-psychologie，又译“完形心理学”）思潮却对他发生了很大的影响，使他的语言学观点产生了激巨的转变。他1891年回国担任日内瓦大学教授，起初讲授梵语和印欧系语言学，1906年开始讲普通语言学，1906—1907，1908—1909，1910—1911年连续讲了三个教程，都是随时准备随时讲授的，并没有把它写成书籍或讲义，到1913年他逝世后，才由他的学生巴利（Charles Bally）和薛施葛（Albert Sechehaye）根据同学们的笔记把它整理成《普通语言学教程》一书，1916年在日内瓦出第一版，1922年在巴黎出第二版，其后还连续出了第三版和第四版，1949年出第五版，世界上各种重要的语言差不多都有它的译本，成了索绪尔唯一的一本名著。

二

索绪尔是一位著名的语言学家，但并不是多产的作家。他自从1879年发表了他那篇引人注目的论文《论印欧系语言元音的原始系统》以后，包括他1881年所写的博士论文在内，并没有写过什么重要的著作。1922年他的学

生曾把他发表过的全部论文编成一本论文集在日内瓦出版，全书约600页，大都象1881年在日内瓦发表的《论梵语绝对属格的用法》那样，不过是一些着重资料 and 技巧的论著，表现不出他的独特思想。所以我们要研究索绪尔的语言学学说，只好以他的这本《普通语言学教程》为依据。

索绪尔的这本书从序言到索引和目录，共只有331页。其中除“导论”外，计分（一）一般原理，（二）共时语言学，（三）历时语言学，（四）地理语言学，（五）回顾语言学问题等五部分。“导论”简单叙述语言学的历史和它与其他科学的关系、语言学的对象、言语行为的内部要素和外部要素、语言与文字和音位学。一般原理部分主要讲语言符号的性质、符号的不可变性和可变性，以及静态语言学和演化语言学中的种种理论问题。共时语言学分八章，除概说外分别论述语言的具体实体；同一性、现实性和价值；语言价值；组合关系和联想关系；语言的机构；语法及其细分和语法中抽象实体的作用等。历时语言学也分八章，除概说外分别叙述语音的演变；语音演变在语法上的后果；类比作用；类比与演化；流俗词源；粘合作用；历时的部件、同一性和现实性等。地理语言学部分分四章，分别论述语言的差异，地理差异的复杂情况，地理差异的原因和语言波浪的传播。最后，回顾语言学问题部分分五章，分别叙述历时语言学的两个情景，最古的语言和原始型，重建，人类学和史前学中的语言证据，以及语言系属和语言类型。可见这本书的范围是很广泛的，我们没法在这里一一详细介绍，只能把其中一些比较特殊，最能代表

作者独特观点的部分提出来谈谈。

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最突出的特点是把语言现象分成言语行为（langage）、言语（parole）和语言（langue）三样东西。关于这三样东西的性质，他说：“整个说来，言语行为是多方面的、纷繁的；它同时跨着几个领域：物理的、生理的和心理的，它属于个人的领域，也属于社会的领域，不容许我们把它归入任何人文事实的范围，因为人们不知道怎样去分解它的整体。”^①“言语行为的研究可以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主要的，以语言为对象，语言的本质是社会的，离开个人而独立的，这种研究纯粹是心理的；另一部分是次要的，以言语行为中的个人部分，即言语（其中包括发音）为研究对象；它是心理、物理的。”^②索绪尔虽然也承认语言和言语之间有密切关系，例如他说：“无疑地，这两个对象是紧密地联系着，而且是互为前提的：要使言语让人听得懂，产生它的效果，必须有语言；要使语言能够建立起来，也必须有言语。”^③可是他却坚决主张把它们分开和对立起来，因为据他说，“语言和言语有区别，它是我们可以分开来研究的对象。”^④“把语言和言语分开来，一下子就把（1）什么是社会的，什么是个人的，（2）什么是主要的，什么是附属的和多少是偶然的分开来了”。^⑤语言和言语既然各自有别，所

①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巴黎，1949年版，第25页。

②③④ 同上，第37页。

⑤ 同上，第30页。

以索绪尔认为可以把语言学分为语言的的语言学和言语的语言学两种。但是因为二者不能混为一谈，所以他在这书里只讲语言的语言学。

语言学既然以语言为研究对象，那么语言本身又是怎样的呢？索绪尔断言说：“语言是一种表示意念的符号系统。”^①而“语言符号联系的不是事物和名称，而是概念和音响形象。这后者不是物质的声音、纯粹物理的事物，而是这声音的心理印象”。^②他并且进一步说：“所以我们可以想象有一种研究社会生活中符号生命的科学，它将构成社会心理学的一部分，因此也是普通心理学的一部分；我们管它叫‘符号学’（sémiologie）。……语言学的确实地位将由心理学家去决定，语言学的任务是在确定全部符号事实中一个由语言构成的特殊系统的东西。”^③由此可以很容易地看出他受到的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Emile Durkheim）的社会心理学的影响。

关于语言的符号，索绪尔还有一种特殊的看法，就是把语言符号分成符号、所指和能指三样东西，认为“符号联系的不是事物和名称，而是概念和音响形象。这后者不是物质的声音、纯粹物理的事物，而是这声音的心理印象”。^④“我们试观察一下我们的言语行为就可以清楚地看到音响形象的心理特性。我们就不动嘴唇，不动舌头，也可以自

①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巴黎，1949年版，第33页。

② 同上，第98页。

③ 同上，第33页。

④ 同上，第98页。

言自语，或在心里默念一首诗。因为语言的词对我们来说是音响形象，所以必须避免说到它们所由构成的‘音位’。”^①这样，他就把语言的声音更加心理化了。

语言学的研究对象是语言。由于语言有它的内部要素，也有它的外部要素，所以语言学也可以有内部语言学和外部语言学之分。索绪尔认为内部语言学研究的是语言的机构、语言的系统。但是，除此以外，第一，比方接触到民族学的各点，一切语言史和种族史或文化史的关系，一个民族的风俗习惯对它的语言的反响；第二，语言和政治史的关系，一个民族征服另一个民族并对它进行殖民化等重大的历史事件对许多语言事实的影响，一个高级的文化程度促使某些特殊语言如法律语言和科学术语的发展；第三，语言与各种制度如礼拜堂、学校等的关系，所有这些都与一种语言的文学发展有紧密的联系。文学语言超出了文学为它划定的界限，贵族的客厅、王室的宫廷和科学院都对它发生影响。还有文学语言和地方方言发生冲突的问题。语言学家还应该考察书面语言和口头通用语言的相互关系，因为任何文学语言都是文化的产物，都会脱离口语的自然范围。最后，凡与语言在地理上的扩展有关、与方言的分裂有关的一切都属外部语言学的范围。任何语言的存在都跟地理现象有密切联系，但是实际上并没有触及语言的内部机构。

索绪尔最后断言：内部语言学“不容许有任何的安排；

①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巴黎，1949年版，第98页。

语言是一个系统，只知有自己的安排。我们试把它和下棋比较就更可以感觉到。在这里，比较容易区别什么是外部的和什么是内部的。它是由波斯传到欧洲的，这就是一种外部的事实；反之，凡涉及系统和规则的一切都是内部的。假如我把木头的棋子换成象牙的棋子，这种改变对系统来说是毫无意义的；但是假如我减少或增加棋子的数目，那么这种改变就将会深深影响到‘棋法’。同样真实的，要作出这种区别需要一定的注意。所以在任何情况下，都要提出现象性质的问题，而且要解决问题必须遵守这一个规则：在任何程度上改变系统的一切都是内部的”。¹

此外，与语言学的分类有关的，索绪尔还提出了共时语言学和历时语言学和有否泛时观点的问题。

什么叫做共时语言学和历时语言学呢？索绪尔解释说：“有关我们的科学的静态的一切都是共时的，涉及演化的一切都是历时的。”²它们也可以叫做静态语言学和演化语言学，“但是为了更好地表明这两种与同一事物有关的现象的对立与交叉，不如叫做共时语言学和历时语言学”。³在索绪尔看来，这两种语言学的方法和原理都是对立的，重要性也不相等，因为“共时语言学研究的是联系各同时存在并构成系统的要素间的逻辑上的、心理上的关系，这些关系是同一集体意识所感觉到的。相反地，历时语言学研究联系各个不为集体意识所感觉到的相连续的要素间的

¹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巴黎，1949年版，第43页。

²⁻³ 同上，第117页。

关系，它们一个代替一个，互相间不构成系统”。^①他并且认为“语言中所有历时的一切都只出于言语。在言语中可以找到一切演变的萌芽，起初只由某些个人发出然后变成通用”。^②例如古代德语直到十六世纪还说，ich was（我是一——过去时），wir waren（我们是一——过去时）（英语现在还说 I was, we were），其后变成了 ich war, wir waren，那是因为某些人依照 waren 的形式创造了 war。这就是一种类比作用，而类比作用就是言语事实。这个新形式因为反复多次，为社会所接受才变成了语言事实。但是言语的创新并不是每一个都同样获得成功的。只要它还是个人的，我们就不必加以考虑，因为我们研究的是语言，只有当它为集体所接受才进入我们观察的范围。由于共时语言学比历时语言学重要，所以索绪尔断言，波尔·洛瓦雅尔（Port-Royal）语法^③的方法，虽然在运用上很不完备，却是正确的，因为它究竟企图描写路易十四时代的法语的状态，而不必顾到这种语言在中世纪是怎样的。^④这显然是针对青年语法学派只注重语言的历史研究而忽视了静态描写来说的。

当然，索绪尔之所以推崇法国十七世纪的波尔·洛瓦雅尔语法，不是要人们把语言的研究恢复到像它那样忽视确认语言事实，甚至书面语言的词和口语的词不分，一味以语言迁就逻辑，热衷于订立规则 and 进行规范化，而是要

①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巴黎，1949年版，第117页。

② 同上，第138页。

③ 参看本书第97页。

④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巴黎，1949年版，第118页。

人们认真研究语言于某一时期的系统或机构。

索绪尔认为，在语言的机构中，一切要素都是按照组合关系（*rappports syntagmatiques*，又译“句段关系”）和联想关系（*rappports associatifs*，又称“聚合关系”）运行的。这两种关系相当于我们心理活动的两个形式，并产生各种不同的语言价值。

什么叫做组合关系呢？因为当我们说话的时候，各个词或要素总是连续地发出来的。这样，它们之间结成的关系就叫做组合关系。由组合关系结成的单位叫做组合单位（*syntagme*，又译“句段”）。因此，一个组合单位总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相连续的单位构成的，例如法语 *re-lire*（再念），*contre tous*（反对任何人），*la vie humaine*（人生），*Dieu est bon*（上帝是仁慈的），*S'il fait beau temps, nous sortirons*（如果天气好，我们就出去），等等。“一个要素，在组合单位中，只因为它和前一个，后一个，或前后两个相对立才取得它的价值”。¹

什么叫做联想关系呢？因为我们说话的时候，所用的每个词或要素在说话者的记忆里总是跟某些和它有这样或那样共同点的东西互相联系着的，这样，它们之间就会发生各种各样的关系，例如法语 *enseignement*（教育）这个词，在说话者的脑子里和它相联系的可以有 *enseigner*（教育 不定式动词），*enseignons*（我们教育 第一人称、复数、现在时）等等（词根相同），可以有 *armement*

1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巴黎，1919年版，第170—171页

(装备)、changement(变化)等等(后缀相同),也可以有instruction(教训),apprentissage(见习),éducation(教养)等等(所指相近似)。这种不是在前后相连续的环境中出现,而是在说话者的记忆中出现的联系就叫做联想关系(或聚合关系)。

在索绪尔看来,在整个语言机构中不外是这两种关系的运用。他认为传统语法学把语法分成词法(形态学)和句法(造句法)两部分,虽然有它的实际用途,但是与自然的区别不相符,而且没有任何逻辑上的联系。他最后断言:“语法只能根据不同的和更高的原则才能建立起来。”^①

三

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自从1916年出版以来,现在已经有了六十多年的历史。在这半个多世纪期间,它的流行之广,影响之深,在语言学史上是罕见的。可是因为它所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泛,而索绪尔当时讲授时并没有经过深思熟虑把他所要讲的内容写成书面的讲义;他在一个相当长的期间只凭一些粗线条的提纲随意讲演,有时甚至随便即兴发挥,所以其中多少总不免有些前后矛盾,虽经整理,仍显得顾此失彼,有详略不一致的地方。因此,这本书出版后,即使他的嫡系学生也从来不把它当作不能讨论的教条,而认为只能代表索绪尔对于语言现象的某些观点。

^①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巴黎,1949年版,第187页。

索绪尔于 1881 年至 1891 年在法国巴黎高等研究学院任教时培养的学生，以梅耶 (Antoine Meillet) 和格拉蒙 (Maurice Grammont) 为最有名。他们都曾受过索绪尔很深的影响，但是所走的方向并不完全相同。梅耶毕生从事于印欧系语言的历史比较研究，在这方面写了许多书，出版了不少著作。他在他的著作中有一句名言：“我们必须提防不要把语言的要素看作孤立的单位。语言系统是一个总体，其中一切都是互相联系着的。”这显然都是索绪尔对他的教导而与新语法学派的观点针锋相对的。但是 1916 年他在关于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一书的报告中却指责他的老师“太强调语言的系统方面以致忘却了语言中有人存在”。格拉蒙的兴趣在于语音和音位方面的研究。1895 年他曾利用语言系统在语音演变中起作用的观点研究印欧系语言和罗曼族语言辅音异化的规律，写成了他那本出色的《印欧系语言和罗曼族语言中的辅音异化》(La dissimilation consonantique dans les langues indo-européennes et dans les langues romanes)，一时声名大噪，1933 年并把他毕生对于语音学研究的成果汇成他那本著名的《语音学纲要》(Traité de phonétique)。这些都是跟索绪尔对他的教诲分不开的。但是他对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一书中提出的按语音开口度的大小划分音节界限的办法却不以为然，认为它不能解决比方像法语 il cria (他喊叫) 和 ébahi (瞠目结舌) 这样的音节的界限，另提出了一种按发音时喉部肌肉张弛划分音节的办法，经实验语音学证明是完全正确的。

索绪尔去世后，他在日内瓦大学的学生巴利和薛施葛等在当地成立了日内瓦语言学学会，1941年出版《索绪尔札记》（Cahiers Ferdinand de Saussure）作为互通音讯、共同研究索绪尔语言学说的机关刊物。1956年，日内瓦语言学学会因受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影响宣布解体，但是《索绪尔札记》在索绪尔的再传弟子费雷（H. Frei）和戈德尔（R. Godel）等人的支持下仍继续出版，并就它的编辑委员会组成“索绪尔小组”（Cercle F. de Saussure），经常开会讨论语言学问题。从那以后，他们在这刊物上发表了好些与索绪尔的《教程》有关的资料，如戈德尔的《索绪尔的未刊笔记》（Notes inédites de F. de Saussure, 1954年，《索绪尔札记》第12期）和《索绪尔的新文献》（Nouveaux documents saussuriens, 1958年，同上，第16期）等等，也刊载了不少阐发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和与他人辩论的文章，如薛施葛的《由音位的定义到语言实体的定义》（De la définition du phonème à la définition de l'entité de langue, 1942年，同上，第2期），布伊森（E. Buysseus）的《音位学几个基本概念的订正》（Mise au point de quelques notions fondamentales de la phonologie, 1949年，同上，第8期）和戈德尔的《关于符号零的问题》（La question des signes zéro, 1953年，同上，第11期）等等，以及其他一些著作，对于许多问题和概念的澄清都起过很大的作用。

说到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很多人会想起近些年来在欧美各国盛行一时的结构语言学。这是很自然的，因为这

二者之间确实有许多共同点。比方说，第一点，它们都特别强调语言的静态描写研究而相对地贬低了语言的历史研究；第二点，它们都特别着重研究语言的机构或系统，而不把语言的各个要素看作各自独立的事实。总之，它们都是以“格士塔心理学”的原理为哲学基础，反对青年语法学派的所谓“原子主义”的，而且其中有许多地方也确实是由于索绪尔的理论发生了影响的结果。但是无可否认，它们因为着眼点不同，各人的体会不同，互相间也自然存在着不少的差别和矛盾。梅耶在他的《历史语言学和普通语言学》论文集第一册绪言中指出过：“每个世纪都有它的哲学的语法。中世纪曾试图在逻辑的基础上建立语法，直到十八世纪，普通语法只是逻辑的延长。十九世纪把自文艺复兴以来在物理科学和自然科学里所用的观察事实的方法扩展到心理事实和社会事实，以致把每种语言的语法表现为事实的总和。可是直到现在，这些事实差不多还没有整理。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的笔记曾向我们指出了怎样去着手整理。但是要用语言本身的观点去整理语言事实还剩下一个很大的工程。”^①美国布龙菲尔德也曾公正地赞许过索绪尔“为语言学研究新趋向提供了理论基础”，以致欧洲语言学家讨论任何理论问题时都很难不考虑他的意见。^②事情确实是这样：此书出版后，任何研究语言学理论的都不能不以其中有关的论点为基础去加以修订和发展，其中有待进一步去发现和解决的问题还有不少。

① 梅耶《历史语言学和普通语言学》巴黎，1948年版，Ⅱ页。

② 参看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巴斯金英译本译者绪言XI页。

法国语言学家梅耶和他的业绩

安杜恩·梅耶 (Antoine Meillet) 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继布雷阿尔 (M. Bréal) 和索绪尔 (F. de Saussure) 之后法国最有威望，影响最深远语言学家。1866 年出生于木兰 (Moulins) 一个法律界人士的家庭。他的父亲是歇尔区 (Cher) 夏托·梅扬 (Château-Meillant) 地方的公证人员。他的童年就在这里度过。1877 年丧母才跟随他的父亲迁返故乡念中学。当时法国中等教育采取古典中学 (lycée) 和实用中学 (collège) 双轨制。古典中学偏重古代语文和人文科学的教学，实用中学偏重现代语文和科技的锻炼。梅耶进的是班维尔古典中学 (Lycée Banville)，勤苦攻读古希腊文、拉丁文和各种人文科学，成绩斐然。1884 年到巴黎在路易古典中学继续念了一年就分别到巴黎大学文学院 (索尔滂 Sorbonne) 和高等研究院 (l'École des Hautes Études) 注册听课。1886 年开始听索绪尔的课，同时到法兰西学院 (Collège de France) 听布雷阿尔的语义学，先后学习了梵语、伊朗语、爱尔兰语、罗曼族语言

和斯拉夫族语言等。1887年考得硕士 (licencié) 学位, 1889年考得语法教授资格 (agrégé de grammaire) 文凭, 被接受为巴黎语言学会会员, 当了四年秘书, 对学会建设多所建树, 使会务得到了很大发展。1889—1890年索绪尔因病请假, 由他代课。1891年到高加索小住, 使他对东部印欧系语言得到了许多实际知识, 特别是对亚美尼亚语有深刻认识, 1902年和1906年就在东方语言学院 (l'Ecole des Langues Orientales) 教过这种语言。1891年索绪尔离法到日内瓦大学任教, 他开始的高等研究学院讲授比较语法, 1894年起并讲授印度语和伊朗语。1897年考得文科博士学位, 1905年被正式任命为法兰西学院比较语法教授。1928年第一届语言学家国际会议在海牙开会, 他在那里结识了各国的许多语言学家, 并在会场上起了很大作用。晚年患半身不遂病, 双目几已完全失明, 但仍坚持按时到法兰西学院授课, 直到1932年才正式引退。1936年在夏托·梅扬逝世, 终年七十岁。

二

梅耶毕生从事语言教学研究工作。他自1877年在木兰班维尔古典中学开始攻读古希腊文和拉丁文, 直到1936年在夏托·梅扬逝世这五十多年期间, 学习了许多印欧系语言和方言, 其中包括梵语、禅德语以及日耳曼族语言、斯拉夫族语言和亚美尼亚语等等。每学习一种新的现代语言, 必定采用卢斯洛 (Jean-Pierre Rousselot) 所创拟的实